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一

東莞 陳 建 輯

聖湖 高汝棧 叅

高鳳翥 校
千岱

李文達于
肅敏丘文

莊皆陳車

戰之利倣

前代名將

用車制勝

者不獨一

衛青如馬

隆平涼州

未超石却

魏君韋獻

走楊大眼

唐哥舒翰

馬燧宋魏

壬申景泰三年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
報居言路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
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
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
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
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
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

勝皆嘗用
之勝敵

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

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或以為鳩鳩者言其不可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

其人可行也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

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

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

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

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詔各處

見任官員有才行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

全在用得
其法

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

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

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

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

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

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

邊儲，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

克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

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

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耶？

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為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

為民任咎
非實心救
世者不能

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又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上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等官各處鎮守總兵叅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田

且耕且守

古人如漢

趙充國諸

葛亮晉羊

祜皆行之

備邊莫善

于此省國地占為已業軍士無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之要莫善與

葛亮晉羊
諸指相揮等官將附近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闕田

于此省國
家轉輸之
費不知多
少

地占為已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之要莫善與
復屯田之制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傾府庫
之財竭生民之力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五月初二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
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太子皇太子為沂王

易儲草詔
出陳循筆

次子見清為樂王見淳為許王命廷臣俱兼官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
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
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瓏庶兄
黃玘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玘欲奪嫡陰謀使

人殺瑠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

發珖情罪致獄當死珖知 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

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 上大喜

下賂上上亦賂下有上下交征之意

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

與眾將覆奏署名王直于謙相顧有難色循持筆作半

跪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苟直以為不可者勿

署名毋得首尾持兩端給事中李侃對眾灑泣都給事

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聽奏上憲廟出出就沂邸

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

之謠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

王直猶知愧死陳循

竟自道認

出一變夷耶五言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坐督事符

王直猶知之謠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

竟自草詔

君子不能

無議矣

名位之濫

一至于此

于直扣案

而嘆良心

不死

此與魏徵

猷陵之對

相似

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

聽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

都督毅降黜崇致仕及上皇復位玠飲藥死斲棺鞭

屍于政等皆伏誅。上既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翥以

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

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為翥無以應。初上欲易

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

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浙上為之默然。命侍郎李

負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

廉官之不職者

梁璠一作
梁寶

洪英儒雅君子往浙江考察為黜者妄疏朝廷不察
竟令致仕及觀冥行妄作者飽載而還反無是非之
辨不知此又何也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
使在朝廷公道不明如此

苗寇稍寧召總兵官保定伯梁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
回京○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事時廣東西

寇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翱總督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

文入內閣叅預機務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癸酉景泰四年春正月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

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

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

也先弒主
自立

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或止稱太師又恐

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

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為瓦刺王庶

幾得體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

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

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

致仕○以王翱為吏部尚書時尚書缺上命舉可稱

任者練剛率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

都御史年富標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

人擇而用之上命召翱為吏部尚書○增定各鄉試

取士額類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至正統三年及景泰

何文淵守

溫廉靜寡

欲一郡大

治今科道

交章豈靡

不有初耶

從信錄云

做人做官

後半截要

緊

翱在吏部

銓注柳奔

疏杜請託

鄭林進軒
轅破蚩尤
陣法

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
 定焉順天應天及各省增額有差○改各處鎮守侍郎
 為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為巡按御史不相統
 屬難于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命兵科給
 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
 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
 有過于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
 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即所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
 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
 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

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

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

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道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共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專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

祖宗盛時
內臣不預

政正統後
司禮監用
事而後賢
否分矣若
阮安者內
監中鋒爭
者耶

徐有貞即
徐埥更名
也有貞倡
南遷之議
為太監金

英所鄙遂
懷恨歸因
以玉帶獻
于陳循循
曰汝當手
名無使內
家習知庭
朝廷忘前

安交趾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尤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塲材驛，皆大著功績。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先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

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

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

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

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上遂擢用

之，河以決故澗，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

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

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漢范滂還鳩工而前，所遣

名無使... 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

議而薦可

元也遂更

是名

武功度地

行水作九

堰閘以制

水勢濬漕

渠凡四百

餘里歷三

載而功成

是一作手

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

史○法○

卒亦依期至乃為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樂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

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嶺灣又三

里至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

叙得詳明

至大瀦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

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

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

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

袤至萬丈楗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

俱是考工
記文法

皇明法傳金卷二十一
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
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
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
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
平水道。以底于成功。功成進副都御史。

初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僧
居山中。有道術。貞往叩焉。僧無所荅。第云。聖人無欲。
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
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
鐵數萬斤。沉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

上命中允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

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呂講書堯典。

上說問一人何官。謙對臣在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臣

上命申允修詩... 殿東廡... 上... 命倪講詩國風... 講書堯典

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臣

右中允兼侍讀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

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

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

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跼踖乃爾二

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

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甲戌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

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

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

近年日食
星變地震
天陷山崩
水溢非但
積雪恒陰

皇明通志卷二十一
第出身有差。○皇太子見濟薨，謚懷獻。

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

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大

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

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

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

卽日罷行。先是虜酋也先弒其主，併其衆，浩請乘虜使

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

名震京師。○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應詔陳言，大意謂

上皇地歸伏望駕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于

本還出其不意請述... 名震京師。○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彥莊應詔陳言大意謂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于

南官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曰上

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言辭懇切人所難言疏上不報 ○太學生西安

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

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

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拆毀

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

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于

晉張太后
好佛嘗幸
功德寺三
宿乃返宮
殿別寢皆
具王振以
后妃遊幸
佛寺非盛
典也密造
物一堂寓

金字藏經
置泉西房

自是太后
不復幸當

時名臣尚
多使宦者

為此可嘆

世馬。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懷獻太子薨
人心危懼御史鍾同每獨坐深思泣數行下會積雪恒
陰詔求直言同手疏請朝兩宮立沂王為太子疏未上

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沮之不聽復諷禮部尚書胡

深滌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同竟上之詔朝廷集議時

章懋為儀制司郎中發憤亦具封事陳修德弭災十四

事其一謂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

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

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請復

此皆家庭
骨肉之事
豈外庭言
之內庭及
忽之乎

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官以定天

之內庭及
忽之乎

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請復

冤慘致變

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官。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帝讀畢。大怒。日已暝。宮門已扃。乃傳旨自臬隙中出。命錦衣衛。卽時捕送入獄。明日加訊。無所得。又明日。大施拷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同。迨至復下苛拷。追令服。通南內。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必欲致死。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止。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留中不報。既而赴京。領關勘合。早朝。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至午門前。大杖。杖一百。瀕死。謫定羌驛驛丞。因是命錦衣

家庭骨肉

人所難言

也况有物

之中乎其

觸怒而喪

身也可惜

衛封巨槌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各一百。每五

杖易手。鍾尤瘠。杖至二十已僵不動。杖畢久之乃甦。衆

以手扶入獄中。又禁不與酒。既而同卒于獄。骸掩園土。

莫敢收葬。時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以鍾章下獄。上書于

忠肅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

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愛而不思所以善

後乎。脫二公死杖下。而公坐享富貴。奈清議何。謙以書

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

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時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

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

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

太子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于所

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

灌鐵 帝怒黜為雲南衛經歷謫戍鐵嶺衛御史滑縣

某亦言南城多樹事係叵測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

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

凌刷○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

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

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

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蘓松

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

不怒而又
以賢名人
中不易得

景皇帝

得此崛強
數老擔當
國家庶几
有賴

鎮守兩廣
始此

古人兜爰
維羅之詩

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辦之獲
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勅儒臣纂修宋元

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為一書

○是秋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

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鑿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

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切要者三四

事集為鑑古錄上之 上覽此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

此奏欲何為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三月迨南雄知府劉實下獄實以廉實著聲及知南雄

于此蓋信不肯私一錢而朝使至復無重賄遂為朝使所劾起至

始此
古人免矣

于此蓋信

不肯私一錢而朝使至復無重賄遂為朝使所劾迨至

京上疏自辨上亦不復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總

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徭賊破之時瀧水徭

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

召廣西狼兵與僮人及官軍抵入徭巢斬獲甚衆

廣東瀧水
徭賊作亂

瀧水羅傍徭賊自馬恭襄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

韓雍復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夫此瀧

水羅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地僅隔一江去

梧州總府不百里為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阻

截江面為肘腋之患霍文敏公韜謂羅傍瀧水之賊

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

并官軍分為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

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順流

而下且縱火盡燬其林木使之無所蔽藏羅傍瀧水

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恭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丙子景泰七年春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

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

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

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二

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嘗以疾在告。興安

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諸奉過于簡朴。歎息。因以聞。

特爲言所資用。一切上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

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丸藥。尤異數也。言

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

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

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高汝栻曰予覽史紀我朝土木之變社稷之功惟于忠肅為最烈然卒以諛誅其墳在西湖之麓翁仲嶙峋石馬參差徘徊覽之令人起敬嗚然欲淚及詢公後嗣云無有于故錢塘人錢塘之于姓非的支世常言積善餘慶以驗大道如左券不爽而獨爽于公此理之不可曉者或云公名大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所忌忌其名浮于實者也少華之名從實而出造化豈真小見耶胡忌之為雖然少保忠義貴于人心無論華夷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

京帝信任
于公不足
有貞見知
人之明焉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補之倩門生楊宜向于謙為請至于再四謙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召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用之將使後生秀木皆被他教壞了心術謙默不敢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竊聞而不悉有貞竟不知其故遂啣之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雨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灰夫役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捐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出理工部事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求二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協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于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夏懷子通志
事剛明察不可犯
歷官四十餘年
清介如冰
春遇

欽賜舉人
自此始

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

夏寰宇通志成總裁纂修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

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秋欽賜大臣

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四方之士遊大

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

太學士王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內閣陳循子瑛

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

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

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五等例重

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

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穀有

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

極

此論極公

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構考試官可乎由是

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暴士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不報○西湖水竭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並論府

遼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寮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景帝有疾羣臣武清侯石亨等

迎上皇復位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

祖宗朝大班既退各衙門官即說事輪流向前商確政務少保此舉正遵舊制

主忠肅不諫易儲一外憂懼在廷多釋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

子忠肅不
諫易儲一

節是其缺

陷事而心

則苦矣當

景陵意決

所畏惟忠

肅一人公

諫易得名

然已決之

意屈不待

申于是大

臣用心有

日不得自

明者往往

如是周公

之處管蔡

畢難說此

案棣之詩

所以反覆

迎 上皇復位時 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

外憂懼在廷多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

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帝病亟太

監興安諷羣臣復位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

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

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眾曰今只

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眾始覺其有異矣十

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

擇字眾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月十七日視朝

識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

痛哭也

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舊太子正位東宮議乃定候出朝奏之○景泰帝疾甚都督張軫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有貞軫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軫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軫等口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

乾象一函下附軾等耳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

乾象亟下附軌等耳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也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爲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軌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

退薄南宮城門鐵錮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

齊鳴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

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

好。上既復辟即日命羣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為天

順元年有貞陞為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

于獄擢為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為禮部左

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

下陳循等
于獄者以
其知謙等
之謀也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

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高汝栻曰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屈英雄天下有事則賢人得以識力而治不肖猶之毛遂之歎血韓信之登壇宋延清之奪袍李景讓之舉杯宋太祖之黃袍加體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矣土木之難于忠肅第以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右者而舉國聽其成筭無敢或譁噫其識力誠過人者矣孰知功成固定忌功媒藁者反得以口舌而力沮之甚可悲也噫毛遂延清輩當其幸韓信少保等當其不幸幸不幸之間固有數焉天實為之又何怨焉

○論迎立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軫為

太平侯張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軫輓並

英國公弟軫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

亦有何名
師發于謙
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一日斬于謙王火

即殺于謙
亦有何名
或者曰彼
罪不重則
此功不高
耳

意欲二字
定罪是莫
須有故事
也

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
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文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
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為
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
日何名獄遂決是時假奪門之功者唆言官劾于謙王
文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蹟石
亨等揚言雖無顯蹟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
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辨但言亨
等已意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
字附會成獄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

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

充軍

館

高汝栻曰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迎淵聖而檜知之耳英宗北狩郡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索人出迎至再四不報及送出都門竟無一介行李而于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也乃語諸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及遣使入虜又命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亦付之默默耳若論于謙諸人功豈不大然君父蒙塵普天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語及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荷害惟其所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灑耶當時羣臣奉迎之請景帝不欲使少保

未必出官... 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無窮

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使少保以死諍。憲廟
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不可哀耶。○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
稷為重。力排群議。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
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
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于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
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乎難
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為主于柄臣之心。和于
言官之口。裁于法吏
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以于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

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

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

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令

及復

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御史王翰伏誅翰吳人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

與禁錮南城事甚力 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

為非是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

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 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

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一本宛轉 上前

取閱之乃翰勸 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至翰謂

復蒙賞賜趨赴之及至 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

翰頽出血求死 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

高汝拭曰翰仕 景皇則媚 景皇以傾 英廟仕

英廟則又媚 英廟以傾 景皇邪佞反覆巧于避

節謂可長保富貴而烏知回風飄疏奸謀畢著立遭
誅戮豈非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此奇
異耶夫人臣所貴不欺心耳奸邪如翰縱無回風發
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赧然于暗室屋
漏中也
可戒已

直在銓部
留意人才

千請斷絕
○淡自奉

蘭約平易
近人蓋君

子人也
手足之情

何忍廢之
想迫于從

旁之慙恩
者耳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廕直子
儋為翰林檢討淡子長寧為錦衣衛世襲鎮撫

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皇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

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

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

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

禮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

○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爲知縣上
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及啟上疏請歸遺骸上
許之出園土歸葬時沒已久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
謚恭愍○出章綸于獄爲禮部右侍郎綸在獄上嘆
曰好箇臣子爲朕家事受苦壽出獄中脫桎梏遂拜是
職○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莊爲南京禮
部侍郎○召左都御史蕭維禎掌南京都察院召巡撫
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
儲副御史軒輅爲刑部尚書輅九疇二人皆廉介苦節
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會

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會

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使叅議兼侍講呂原
為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掌文淵有
貴所自著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也閣在內
非入臣所
可掌○非
軍功何以

○授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詔舉庶

封爵

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又中百有四歲

三代養老
之政極重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

此而加敬
其有三代
之遺乎

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命吏部右侍

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

徐正在景
泰間嘗行

職仍舊○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

離間故也

既械至京出糞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劓于市○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
文淵嘗告人曰吾草詔其中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
天下傳之子此屬對極工切既歸又告其親識上復
位意文淵及禍必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文
淵遂自縊死同鄉侍郎揭稽者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主
事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亦奏稽
巡撫廣東時嘗荐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
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遂獲釋○巡撫大同副都御史
年富被石亨侄叅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上

天下之爲
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天下之爲
此者豈少
哉

王竑之罷
石亨等惡
之也

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

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叅政尋除名爲民

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

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

乃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竑爲錦衣

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 景帝汪妃甚

賢帝欲立懷愍妃執不可語帝曰如立吾子其若監國

之名何帝不從汪不悅及英廟復辟汪猶在宮憲宗時

爲太子。汪待之厚，深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之。嬪娘信聖哲，所以執禮恭而奉養備。」汪與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嬪娘就養于此甚好，但居處不宜，或不安。乃言于上，遷之外王府。至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敘家人禮。汪既出，郡主尚在宮中。憲廟命朝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上曰：「妹不肯嫁，怎了終身？志念雖好，實無結果。」乃強下嫁王氏。先是汪出未久，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當日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上遣索。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于上者，言汪出所攜甚多。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所有。

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于上者言汪出所攜甚多。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所有。

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亦以憲廟庇護。故能爾。至是

索然。英廟崩。汪稍稍言。玉玲瓏實有之。當時索太急。

吾謂景雖廢。亦嘗爲七年天子。一係腰物。何忍必欲迫

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片玉。其第二番

索時。實怒而擊碎。沉之井中耳。汪至弘治中。猶存。景泰

薨。上欲令汪殉葬。大學士李賢奏曰。汪妃立爲后。卽

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况二

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不宜

在侍。初不計其母子之命。及出居王府。賢又曰。妃居舊

府誠當但衣食用度不可缺。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

乎其母子保全不至失所文達大有造焉。○山東饑發

太倉銀四萬兩賑之。○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

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詔處士中有學

貫天下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奉

聞。○襄王瞻墀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

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

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

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

綸之調以與石楊不合故也國初用人專重荐舉貢舉次之科目為輕今日不復行荐舉矣

自谷府變後來朝禮絕至是始行之

樂以抵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情亦父老遮道為臣

擊動致詞
供妙

槩以抵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

言王廉使寬乞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

裁察上立命雪槩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皇○上○省○刑○罰○薄○稅○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

教○追復王振宮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

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

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

中反為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為京

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

英廟追祀
王振豈猶

未悔禍耶
是以他日
又有曹吉
祥之變也

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

招覓以塋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徐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褊而氣

傲一時大瑞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上方寵有貞

莫乘也會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令小監伏座側

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上曰上與有

貞言某某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

有貞出示臣耳上由是疑有貞多漏泄然有貞亦私

矚上于石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為上微言其

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

交相傾也

民田不法事
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

貪橫狀。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

民田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

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于是御史張鵬等遂具

草悉糾亨宅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

告亨。亨馳訴于上。謂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猶子。

故結黨御史爲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

面詰之。諸御史奏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事卽實。汝曹

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

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妄陷有貞。賢于

獄。會是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

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赦出有貞等。

降有貞李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顥
等調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鐵嶺衛蓋自曹石專恣有
貞輩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
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內閣學
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嘆曰君子先幾而作
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而歸大凡大臣威信

關係匪輕當天順時內閣用徐有貞薛瑄許彬

二月陞李賢于徐薛上惟李賢儀度端凝得體薛雖學
行老成因奏對誤稱學生遂以失寵求退徐則容貌瑣
陋許則鄙劣放曠上始見徐有貞退諭左右曰徐有

貞可惜無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雪滑許彬失脚傾仆倒
流匍匐復上有貞俛首側項噤然而笑至東閣衆官會
揖後尤笑不已殊失觀瞻後岳正繼之進退盡言甚至
語唾鼻息涕濺御衣亦不自覺上諭侍臣曰齷齪胡
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弃斥而李賢則始
終保全因憶正統中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滯解
落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老成舉動自得
大體則威儀固德之符也蓋可忽乎哉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正剛正慷慨開
口論事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

文華殿 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

處人曰順天府灤縣 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

書經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

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

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遇之愕然

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

今內閣朕自訪見一好人亨軌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

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學士亨軌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

爰立不出
于亨軌所
以撓阻之
耳不明言
第以凌濶
之語也

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命通政司左叅議兼侍

耳不明言
第以凌閭
之辭也
兼翰林學士亨軌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始

呂原浙江
秀水人

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命通政司左恭議兼侍

講呂原入內閣叅預機務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徐有貞獄發雲

南金齒為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輩猶慮其

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偽詐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

事中李秉彝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

不承緝補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為此而滅其蹟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

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

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

大臣而甘
為小人無
賴之計知
其必不出
此矣

誥券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
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復風雨霹靂破承天門聲徹
後宮 上大恐勅放之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

廖道南謂有貞心術險詐急嗜功名首創

南遷繼謀奪門比昵

奸回屠戮忠助金齒

之行亦天道耳

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禎犯在赦
前得釋編發金齒為民有貞初遇異僧受曆利支天法
奉于母皆有奇驗至是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
是慘于我我且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

又二年吉祥之族滅

又二年吉祥之族滅

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
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于有貞
其寬有貞又不如寬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
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
得志而死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詞
氣慷慨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
故京輩擠之使士權稍怵于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
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
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焉

時緝訪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

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

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

議論極是非諳練之
熟者不能
出此言但

切曹石意
見相左耳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聞○卒○至○亾○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
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
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輓○致○仕○輓○以○
曹○石○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

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輓○頓○首○又○問○年○未○
老○再○可○用○乎○輓○頓○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

帛○遣○之○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時○亨○從○子○彪○鎮○大○
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于○林○木○之○上○不○
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

命草記
汝自來首置于一何所其人不能對亨恨之正又問爲上

帝命草詔
罪已而又
降謫謫訕
非前後念
之不符從
中持之者
力耳

汝臬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亨恨之正又間為上

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

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

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姦邪蒙蔽辭

極切直亨輩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謫訕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潔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

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

拷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

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為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

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

一 睿皇帝 二十七

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楮，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

調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叅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

嶺衛，未至道，過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患。鵬瑄

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

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患鵬瑄

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

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為言上重違

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

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少○上不聽與王翱謀

仍復賢內閣

八月革定裝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

嘗權駕臨邊徑逼京師于謙使登謂之曰賴宗廟

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上銜之故謫

全在此二

英廟所以得還于郭所以得罪

英廟所以得還于郭所以得罪

皇明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睿皇帝 三十一

語

高汝拭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設也。非為人臣。權衡于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非語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為私議于君臣之間。可以是非為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為口實。至使君父辱在旃廬。坦然不問。社稷為重。君其可弁髦乎哉。

自三楊後親擢內閣者惟岳正與彭時

自三楊後親擢內閣者惟岳正與彭時

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以憂去。至是上御文華殿。

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至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閤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

石亨張軌輩。每退朝。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

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趨附之上。厭甚。召

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

情態如畫

從古權奸未有不以

官無事亦頻來甚不且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遂公守

厭惡取敗者

國家有福

此繩宣廟之武也

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冝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

十月 上登翔鳳樓見石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

吳瑾曰此何人居瑾謝不知既而曰此必王府。上笑

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

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甚睚眦中傷莫敢發其奸者。

擢監察御史林鶚為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為順

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為郡

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為道里

費

惟不拘資
格故才得
回其位以
自見

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擅政譽仕至刑部侍郎為
一時名臣楊浩即景泰中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祠
寺及請諫也先弒主之罪者也
後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遣行人曹隆齎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
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倣張翥教蔡京招
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
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
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乃託賢
代草奏而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
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

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

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于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平章所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于酒色又殊恐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怒聞哈刺且叛怒而欲攻之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鳩之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特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加敬順也先以爲畏已也防稍懈哈刺于也先出臘時伏衆襲也先也先倡狂戰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數十騎通哈刺半夜弃之與二親信走道中飢窘至一婦人所求

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知其為也。先追殺之。
亭來。癘王子為雄。○哈刺既殺也。先亭來尋殺哈刺。而
立小王子為可汗。亭來又殺小王子。數來近邊求食。傳
言寶璽在其處。石亭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召李

正論可折
邪謀

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
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即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
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
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寶。上然之。
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

謙被籍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

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
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見且曰景泰間任
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賂之無筭耶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
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乃爲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
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軫曹吉
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
言耳于是。上深啗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
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張賜見鬼

賜初名軌，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景泰宥之，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闢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上郊天後，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

可做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

於是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

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

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

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

請于太后，歎次加危且和樂者，累日，有何功于國。

是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此者授其子弟官，時

請于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

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不能救。

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

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

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

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

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

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

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

時大監興安崇信佛教天下僧徒聚集京師

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之禁勅今後僧徒

方孝儒楊士奇輩非由進士文名擅一時

每十年一度景泰間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

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

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

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上

復位李賢等再修刊布焉

翰林實縉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各舉所私率

皆委靡昏鈍浮薄之徒因上命修志惟擇進士出

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願補外職上命吏部除之翰林為之一清

所見正統以前尚不

拘資格此

後非進士

不得翰林

非翰林不

解人內閣遺建廢人出若屬湯廢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得人內閣
矣

萬代瞻仰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

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

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一年意欲寬

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

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

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

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

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

可憐

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召

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

肆貪暴，士卒罷疲，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

爲不便，只得依違。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進才能者，

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

要人最急。上曰：「卿與王勳、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

于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

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

布政陳翼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

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

無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

害而兩鎮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

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眾是

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

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

還○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

客商事聞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

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

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免罪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

時參將范

信誣宋太

丞平等解

皆賊屠戮

殆盡所謂

破砦八百

擒斬數萬

者其殆此

類與

後會昌為

弟乞恩上

終不從賢

曰真可謂

不私

皇明去傳錄 卷二十一 睿皇帝 三十一

矣信然

聘起岩穴

我大祖後

僅見此耳

誠帝王盛

節

以伊傳聘

而以宮寮

授與弼所

以不受耳

使當時果

以伊傳罪

之果偃然

當之耶

皇明法傳金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官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

授宮寮次日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驚異與弼具疏

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

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上曰宮

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于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命太

監牛玉送至館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

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

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

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

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

衰病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

司馬溫公
所謂不為
小官而規
卿相之位
與弼蹈之
耳
與弼他日
跋石亨族
譜自稱門
下士何卑
屈于權門
而傲視朝
廷若此

無不承其權重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
衰病，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
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
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
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為言于上。上曰：果
如此，亦難留。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功褒嘉賚，以銀幣
丁寧，無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
膳。乃命行人王惟善送歸。于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真晟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
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務為聖賢踐履之

皇明法傳金卷二
學有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吳聘君與弼名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曰謙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為最胡敬齋

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益一峯楓山偏于退隱

為高陳白沙猷章只一味禪會莊定山景只是一箇

詩人與黃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

處一節雖白沙亦訛之陳剩夫只是一箇狷介之士

其學識比胡敬齋猶未及鄒吉上智忠鯁名臣不必

廁于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

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竇羅整菴欽順

皆當

續入

時以迎駕
為功者欲

竊威福上

初鶴從者

十之四五

繼而從其

二三又明

年凡百自

斷矣蓋勢

不可以驟

剪故必以

漸甚得帝

王駕馭之

法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

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于預察之無非

私意招權納賂嘗于便殿屏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對

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

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于辭色賢曰

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

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

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漸上以為然○上一日與李

賢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

雖事後之
論然見天
下後世通
于時勢之
所必然而
倖功者無
所投其隙
矣

不願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
奪奪之一字尤非願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
帝左右先知此事享輩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
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
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者
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于天象而羣臣之
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
之患國家太平之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之患。國家太平之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上曰。然由

是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

姻。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

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

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山。上益疑亨。○上一日屏

去左右。與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

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

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

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

俱有深意
可味

賢相

潛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

于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

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

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

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

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鞦官盡數取回。

李賢言于上曰。鞦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

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上曰。吾亦悔之。

十月。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

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

後三載曹
吉祥反卒
倚此輩殷
鑒昭然

皇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

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

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每獵則

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于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

合。羽毛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

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鷹坊司內

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

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出不獲。一禽有司

懼其威。斂于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

遣人領進。上果令人密訪州縣。得其數。候至杖而黜

之。○上一日與李賢言宦者。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

小人朕初復位時即言于 太后曰 皇后無子亦當

換朕斥之及立 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 皇

貴妃一日命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

朕曰不可冕復言于 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

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

將都督僉事張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禦于柴溝斬

獲甚眾既復入寇欽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獲馬

駝兵仗倍于柴溝 上褒嘉之遂有是命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二十一終

自孛永毛
孛孩阿羅
出孛羅忽
相繼入寇
而邊始無
寧歲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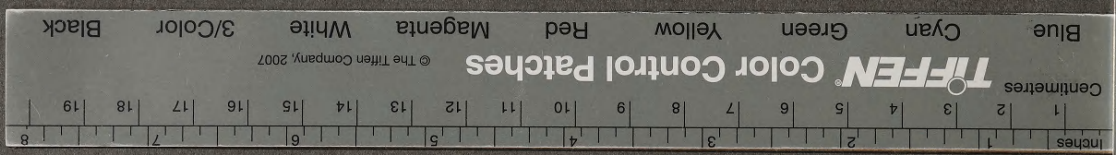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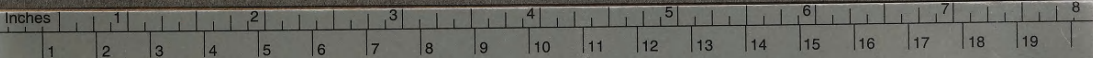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